

卷第二百六十五 輕薄一

餘聞藏書家有宋刻蓋缺七卷雲，其三卷考之得十之七，已付之梓。其四卷僅十之二三。博洽君子其明以語我，庶幾為全書云。隆慶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談愷志。（本卷原缺，談氏初印本有此卷，不知據何本補入。後印本將此卷抽去，另彩他書補入十二條。故文未注出處。並於卷首附增識語，以示區別。今將初印本附錄於後，以資參考。）

劉祥 劉孝綽 許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審言 杜甫 陳通方 李賀 李群玉 馮涓 溫庭筠 陳磻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師
（以下俱原缺）

崔駢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溫定

劉祥

劉祥，東莞莒人也。宋世，解褐為徵西行參軍。少好文學，性韻剛疏，輕言肆行，不避高下。司徒褚淵入朝，以腰扇障日。祥從側過曰：「作如此舉止，羞面見人，扇障何益？」淵曰：「寒士不遜。」祥曰：「不能殺袁劉，安得免寒士。」永明初，遷長沙諮議參軍。撰《宋書》，譏斥禪代。王儉密以啟聞，上銜而不問。兄整，官廣州卒，祥就整妻求還資。撰連珠，多肆譏訕。事聞，上別遣敕祥曰：「卿素無行檢，朝野所悉，輕棄骨肉，侮蔑兄嫂，此是卿家行不足，乃無關他人。卿才識所知，蓋何足論。位涉清途，於分非屈。何意輕肆口臆，詆目朝士，造席立言，必以貶裁為口實。冀卿年齒已大，能自感勵，日望俊革。如此所聞，轉更增甚，喧議朝廷，不避尊師，肆口極辭，彰暴物聽。近見卿連珠，寄意悖慢，彌不可長。原卿性命，令卿萬里思譽，若能改革，當令卿還。」後至廣州，終日縱酒，病卒。（未注出處，談代引自《南齊書·劉祥傳》）

東莞劉祥，恃才傲物，嘗謂一驢曰：「汝努力如汝輩，已為令僕矣。」復作連珠譏諷朝廷，尋被誅。（出《談藪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劉孝綽

劉孝綽，彭城人。幼聰敏，七歲能屬文。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，每言天下文章，若無我，當歸阿士。阿士孝綽小字也。與到洽友善，同侍東宮。孝綽自以才優於洽，每於宴坐，嗤鄙其文。洽銜之。孝綽為廷尉正，攜妾入官府，其母猶停私宅。洽為御史中丞，劾奏之，坐免官。高祖為藉用詩，奉詔作者數十人，孝綽尤工。即日敕起為諮議，後遷黃門侍郎。坐受賂為餉者所訟，左遷。孝綽少有盛名，而仗氣負才，多所凌忽。有不合意，極言詆訾。領軍臧盾、太府卿沈僧果等，並被時遇，孝綽尤輕之。每於朝集會，同處公卿間，無所與語，反呼驕卒，訪道涂間事，由此多忤。

梁劉孝綽輕薄到洽。洽本灌園者。洽謂孝綽曰：「某宅東家有好地。擬買，被本主不肯，何計得之？」孝綽曰：「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墉下以苦之？」洽怨恨。孝綽竟被傷害。（出《嘉話錄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許敬宗

許敬宗，新城人。武德初，太宗聞其名，召補學士。文德皇后喪，百官衰經。率更令歐陽詢，狀貌醜異，眾共指之，敬宗見而大笑，為御史所劾，左授洪州司馬。累遷給事中，兼修國史禮部尚書。嫁女於蠻酋馮盎之子，多納金寶，為有司所劾，左授鄭州刺史。永徽間，復拜禮部尚書。帝將立昭儀，大臣切諫。敬宗陰揣帝私，好妄言曰：「田捨子勝獲十斛麥，尚欲更故婦。天子富有四海，立一後，謂之何哉？」帝意遂定。第舍華僭，至造連樓，使諸妓其上，縱酒奏樂自娛。及卒。博士袁思古議曰：「敬宗位以才升，歷居清級。然棄長子於荒徼，嫁少女於夷落。聞詩學禮，事絕於趨庭。納采問名，惟聞於贖貨。請諡為繆。」

唐許敬宗性輕，見人多忘之，或謂其不聰。曰：「卿自難識，若是曹、劉、沈、謝，暗中摸索著亦可識。」（出《國史纂異》。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盈川令

楊炯，華陰人。幼聰敏博學。以神童舉。與王勃、盧照鄰、駱賓王齊名。嘗謂人曰：「吾愧在盧前，恥居王后。」當時以為然。拜校書郎，為崇文館學士。則天初，坐事左轉梓州司法參軍，秩滿，授盈川令。炯為政殘酷，人吏動不如意，輒榜殺之。又所居府舍，多進士亭台，皆書榜額，為之美名，大為遠近所笑。

唐衢州盈川令楊炯，詞學優長，恃才簡倨，不容於時。每見朝官，目為麒麟楮許怨。人問其故？楊曰：「今鋪樂假弄麒麟者，刻畫頭角，修飾皮毛，覆之驢上，巡場而走。及脫皮褐。還是驢馬。無德而衣朱紫者，與驢覆麟皮何別矣？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崔湜

崔湜，仁師之子。弟澄、液，兄蒞，並有文翰，列居清要。每私宴。自比王謝之家。謂人曰：「吾門戶及出身曆官，未嘗不為第一。大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，豈能默默受制於人。」湜執政時，年三十六。嘗暮出端門，下天津，馬上賦詩曰：「春還上林苑，花滿洛陽城。」張說見之歎曰：「文與位固可致，其年不可及也。」後附韋後，比相，又附太平公主。門下客獻《海鷗賦》以諷，湜稱善而不悛。蕭至忠誅，流嶺外賜死。

崔湜之為中書令，張嘉真為舍人，湜輕之，常呼為張底。後曾量數事，意皆出人右。湜驚美久之，謂同列曰：「知否張底乃我輩一般人，此終是其坐處。」湜死後十餘年，河東竟為中書令。（出《國史纂異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杜審言

杜審言，襄陽人。擢進士，為隰城尉。恃才高，以傲世見疾。蘇味道為天官侍郎，審言集判出，為人曰：「味道必死。」人驚問故，答曰：「彼見吾判，必羞死？」又嘗語人曰：「吾文章當得屈、宋作衙官，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。」其矜誕類此。後病甚，宋之問等候之，答曰：「甚為造化小兒相苦，尚何言？然吾在，久壓公等。今且死，固大慰，但恨不見替人云。」

杜審言初舉進士，恃才驕傲，甚為時輩所妒。蘇味道為天官侍郎，審言參選試，判後謂人曰：「蘇味道必死。」人問其故，審言曰：「見吾判即當羞死矣。」又問人曰：「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，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。」其矜誕如此。 題名刊印用 DocuFreezer

重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構審言罪狀，係獄，將因事殺之。既而季重等酣宴，審言子並年十三，懷刃以擊季重，重中創而死，並也為左右所殺。（出《賓譚錄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杜甫

杜甫，審言之孫。少貧不自振，客吳越齊趙間。舉進士不第。天寶間，奏賦三篇，帝奇之，使待制集賢院。數上賦頌，因寓自稱道，且言先臣恕、預以來，承儒守官十一世。迨審言以文章顯，臣賴緒業，自七歲屬辭，且四十年。然衣不蓋體，常寄食於人，竊恐轉死溝壑。伏惟天子哀憐之，若令執先世故事，則臣之述作，雖不足鼓吹六經，至沈鬱頓挫，隨時敏給，楊雄、枚皋，可企及也。有臣如此，陛下其忍棄之？「祿山亂，天子入蜀，甫避走三川。會嚴武節度劍南，往依焉。武以世舊，待甫甚善，親至其家。甫見之，或時不中。而性褊躁傲誕。嘗醉登武床。瞪視曰：「嚴挺之乃有此兒。」武亦暴猛，外若不為忤，中銜之。好論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。然數嘗寇亂，挺節無所污。為詩歌，情不忘君。人憐其忠云。

杜工部甫在蜀，醉後登嚴武之案，厲聲問武曰：「公是嚴挺之兒否？」武色變，甫復曰：「僕乃杜審言兒。」武少解矣。（出《摭言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陳通方

陳通方登正元進士第，與王播同年。播年五十六，通方甚少，因期集，撫播背曰：「王老奉贈一第。」言其日暮途窮，及第同贈官也。播恨之。後通方丁家難，辛苦萬狀。播捷三科，為正郎，判鹽鐵。方窮悴求助，不甚給之。時李虛中為副使，通方以詩為汲引云：「應念路傍憔悴翼，昔年喬木幸同遷。」播不得已，薦為江南院官。

陳通方，閩縣人。貞元十年顧少連下進士第。時屬公道大開，彩掇孤俊。通方年二十五，第四人及第。以其年少名高，輕薄自負。與王播同年。王時年五十六，通方薄其成事。後時，因期集戲附其背曰：「王老王老，奉贈一第。」言其日暮途遠，及第同贈官也。王曰：「擬應三篇。」通方又曰：「王老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？」王心每貯之。通方尋值家難還歸。王果累捷高科，官漸達矣。通方後履人事入關，王已丞郎判監鐵。通方窮悴寡坐，不知王素銜其言，投之求救。同年李虛中時為副使，通方亦有詩扣之，求為汲引云：「應念路傍憔悴翼，昔年喬木幸同遷。」王不得已，署之江西院官。赴職未及其所，又改為浙東院。僅至半程，又改與南陵院。如是往復數四。困躓日甚。退省其咎，謂甥姪曰：「吾偶戲謔，不知王生遽為深憾。人之於言，豈合容易哉。」尋值王真拜，禮分懸絕，追謝無地，悵望病終。（出《閩川名士傳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李賀

李賀，唐諸王孫也。年七歲，元和中，以歌詩著名。韓退之、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，相謂曰：「若是古人，吾曹有不知者。若今人，豈有不知之理。」因連騎造門請見。賀總角荷衣而出。二公面試一篇。賀承命欣然，操觚染翰，傍若無人，題曰「高軒過」。二公大驚，以所乘馬聯鑣而還。元稹以明經中第，願與賀交。賀見刺曰：「明經及第，何事來見李賀？」稹慚而退。未幾制策登科，為禮部郎官，乃議賀父名晉，不合舉進士，時輩從而排之，賀竟不第。按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，為之敘未成，知賀有外兄，與賀有筆研舊，召見，托以搜彩放失。其人諾，不且請曰：「某盡記賀篇詠，然贖改處多，願得公所輯視之，當為是正。」公喜，並付之，彌年絕跡。復召詰之，乃云：「某與賀中表，自幼同處，恨其倨忽，常思報之。今幸得公所藏，並舊有者，悉投壘中矣。」公大恚，叱出之。元和中，進士李賀善為歌篇，翰愈深所知重，於縉紳間每為延譽，由此聲華藉甚。時元稹年少，以明經擢第一，攻篇什，常交結於賀。一日執贄造門，賀覽刺不容遽入，僕者謂曰：「明經及第，何事來看李賀？」稹無復致情，慚憤而退。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，日當要路，及為禮部郎中，因議賀祖諱晉，不合應舉；賀亦以輕薄為時輩所排，遂致撼軻。韓愈惜其才。為著《諱辯》錄明之，然竟不成名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李群玉

群玉，澧州人。好吹笙，常使家僮吹之。性喜食鵝。及授校書郎，即歸故里。盧肇送詩云：「妙吹應諾鳳，工書定得鵝。」題《黃陵廟》詩有曰：「黃陵廟前春已空，子規啼血淚春風。不知精爽落何處，疑是行雲秋色中。」群玉自以為春空便到秋色，踟躕欲改，恍若有物，告以二年之兆。至潯陽，具述其事於段成式。群玉亡後。成式哭之詩曰：「酒裡詩中三十年，縱橫唐突世喧喧。明時不作禰衡死，傲盡公卿歸九泉。」

李群玉字文山，性輕率，多侮戲人。常假江陵幕客書求丐於澧州刺史艾乙。李謂艾曰：「小生病且甚矣，幸使君痛救之。」李以戲其性之僻也。群玉以其輕脫而濟之不厚矣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馮涓

大中四年，進士馮涓登第，榜中文譽最高。是歲新羅國起樓，厚齎金帛，奏請撰記，時人榮之。初官京兆府參軍，恩地即杜相審權也。杜有江西之拜，制書未行，先召長樂公密話，垂延辟之命，欲以南昌牋奏任之，戒令勿泄。長樂公拜謝，辭出宅，速鞭而歸。於通衢遇友人鄭寶，見其喜形於色，駐馬懇詰。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。榮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，具言得於馮先輩也。京兆嗟憤，而鄙其淺露。泊制下開幕，馮不預焉，心緒憂疑，莫知所以。廉車發日，自灞橋乘肩輿，門生咸在長樂拜別，京兆公長揖馮曰：「勉旃！」由是囂浮之譽，遍於搢紳，竟不通顯。中間又涉交通中貴，愈招清議，官止祠部郎中、眉州刺史。仕蜀，至御史大夫。（原缺出處，談氏初的本文同。注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溫庭筠

溫庭筠，太原人。大中初，應進士，苦心研席，長於詩賦。然士行塵雜，不修邊幅，能逐吹弦之音，為測豔之詞。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、令狐綯之徒，相與蒲飲，酣醉終日，由是累年不第。徐商鎮襄陽，往依之，署為巡官。咸通中，失意歸江東，路由廣陵，心怨令狐綯在位時，不為成名。既至，與新進少年狂遊俠，愈久不刺謁，又乞索於揚子院。醉而犯夜。為虞候所繫，敗面折齒，方遷揚州。訴之令狐綯，捕虞候治之，極言庭筠狹邪丑跡。自是污行聞於京師。

開明中，溫庭筠才名藉甚，然而罕拘細行，以文為貨，識者鄙之。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，出隨州方城縣尉。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，忸怩含毫久之。時有老吏在廁，因訊之升黜。對曰：「舍人合為責詞？何者？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齊資。」坦釋然，故有澤畔長沙之比。庭筠之任，文士爭為詞送，唯記唐夫得其尤曰：「何事明時泣玉頻，長安不見杏園春。鳳凰詔下雖沾命，鸚鵡才高卻累身。且飲醪醑消積恨。莫辭黃綬拂行塵。方城若比長沙遠，游隔千山與萬津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陳磻叟

陳磻叟者，父名岵，嘗有詞學，尤溺於內典。長慶中。嘗注《維摩經》進上，有中旨，令與好官。執政調岵因為道場僧進經，頗抑挫之，止授少列而已。磻叟形質短小，長喙疏齒。尤富文學。自負王佐之才。大言聘辯，雖接對相公，旁若無人。復自料非名教之器，弱冠度為道士，隸名於昊天觀。咸通中，降聖之辰，二教論議，而黃衣屢奔。上小不懌。宣下，令後輩新入內道場，有能折衝浮圖者，論以自薦。磻叟攝衣奉詔。時釋門為主論，自誤引《涅槃經》疏，磻叟應聲叱之曰：「皇帝山呼大慶，阿師口稱獻壽，而經引《涅槃》，犯大不敬。」以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，既而錯愕，殆至顛墜。自是連挫數輩，聖顏大悅，左右呼萬歲。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。磻叟由是恣其輕侮，高流宿德多患之，潛聞上聽，云：「磻叟衣冠子弟，不願在官帔，頗思理一邑以自效耳。」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。磻叟蒞事，未經考秩，拋官，詣闕上封事。通義劉公引為羽翼，非時召對數刻，磻叟所陳數十節，侵窮時病。復曰：「臣請破邊城家，可以贍軍一二年。」上問：邊城何人？「對曰：宰相路岩親吏。」既而大為岩恚怒。翌日，敕以磻叟誣罔上聽，訐斥大臣。除名為民，流愛州。磻叟雖至顛蹶，不敢以其道自屈。素有重墜之疾，歷聘藩後，率以肩輿造犀廡，所至無不仰止。及岩貶，磻叟得量移為鄧州司馬。時屬廣明庚子之後，劉巨容起徐將，得襄陽，不能知磻叟，待以巡屬一州佐耳。磻叟沿漢南下，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：「已出無禮之鄉，漸入逍遙之境。」巨容得之大怒，遣步健十餘輩，移牒潭鄂，追捕磻叟。時天下喪亂，無人為堤防，既而為卒伍所凌。全家泝漢，至賈涇後，門三十餘口，無噍類矣。（原缺出處，談氏初印本文同，注出《摭言》）

薛能

薛能，會昌間進士，自負過高，從事西川日，每短諸葛功業，為詩曰：「陣圖誰許可，廟貌我挪揄。」又云：「焚卻蜀書宜不讀，武侯無可律吾身。」譏李白曰：「我生若在開元日，爭遣名為李翰林。」又曰：「李白終無取，陶潛固不刊。」自題其集云：「詩源何代失澄清，處處狂波污後生。常感道孤吟有淚，卻緣風壞語無情。難甘惡少欺韓信，枉被諸侯殺禰衡。縱到嶽山也無益，四方聯絡盡蛙聲。」放誕如此。後軍亂被害。

薛能以文章自負，而累出戎鎮，常鬱鬱歎息，因有《謝詩淮南寄天柱茶》。其落句云：「粗官乞與直拋卻，賴有詩情合得嘗。」意以節將為「粗官」也。鎮許昌日，幕吏咸集，因令其子囊韃參諸幕客，幕客驚怪。能曰：「俾渠消災。」時人以為輕薄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高逢休

顧雲，大順中，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。雲在江淮，遇高逢休諫議。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，棄塞縉紳，其弟崇望復在中書。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，將造門，希致先容，逢休許之久矣。雲臨期請書，逢休授之一函，甚草創。雲微有感，因潛起閱之。凡一幅，並不言雲，但曰：「羊昭業擬將一尺三寸汗腳，踏他燒殘龍尾道。懿宗皇帝雖薄德，不任被前件人羅織。執大政者亦大悠悠。」雲吁歎而已。（原缺出處，談氏初印本文同，不出《摭言》）

汲師

汲師，滑州人也。自溧水尉拜監察御史。時大夫李乾佑為萬年令。師按縣獄，乾佑差池而晚出，師怒，不顧而出。銜之。乾佑尋巡察。韋靜與師鄉里，充乾佑判官。會制書拜乾佑中丞，乾佑顧謂務靜曰：「邑子可出矣，足下可入矣。」遂左授新樂令。性躁率，時直長李冲寂，即高宗從弟也，微有犯。師將彈而謂之，呼冲寂為弟。冲寂為之曰：「冲寂主上從弟，公姓汲，於皇家何親，而見呼為弟？」師慚而止。嘗監享太廟，責署官，將彈之。署官微曉伺其失，汲履赤舄如廁，共訐之，乃止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，原缺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崔駢

李德裕退朝歸第，多與親表裴璟無間破體笑，與李多詢以內外新事。李問更有何說，裴曰：「別無新事，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，飲餞郵亭，人客甚眾。有倉部白員外未至，崔駢郎中作錄事，下四籌。白自以卑秩，人乘凌兢，更不敢固辭。上次酌四大器，白連引三器訖，餘一持之，而請第四器名。崔郎中云。亦別無事，但何必要到處出脫。」時白踉蹌僕於下座，竟不飲而去。坐上有笑者，有縮頸者，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？「李聞之大怒，曰：「何由何耐，不斯言必有之乎？」曰：「固然。」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，璟曰：「是人在某坊某曲。」李曰：「為某傳語白員外，請至宅。」白捧命又憂恐，比至，李曰：「久欲從容，中外事併，然旬朔不要出人事。」既而白授翰林學士。崔駢汾州刺史，續改洛州刺史，流落外任，不復更游郎署。終鴻臚卿。（出《芝田錄》，原缺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西川人

蜀東、西川之人，常互相輕薄。西川人言：「梓州者，乃我東門之草市也，豈得與我為耦哉？」節度柳仲郢聞之，為幕客曰：「吾立朝三十年，清華備歷，今日始得與西川作市令。」聞者皆笑之。故世言東、西兩川人多輕薄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，原缺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河中幕客

相國劉瞻父景，連州人，少為漢南鄭司徒掌棧奏，因題商山驛側泉石，鄭大奇之。勉以進修，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，後致解薦，擢進士第，歷台省。瞻孤平有藝，雖登第，不預急流。任大理評事，日餽粥不給。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求餐，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幾。致仕軍容劉玄翼游寺，見瞻文卷，甚奇之，憐其貧窶，厚有濟恤。又知其連山人，朝無強授，謂僧曰：「其雖閒棄，必能為此致宰相。」爾後授河中少尹，幕僚有貴族浮薄者，蔑視之。一旦有命徵人。府尹祖之，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為「尹公」。曰：「歸朝作何官職？」瞻對曰：「得路即作宰相。」同舍郎大笑之，在席也有異其言者。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，旋入翰林，以致大拜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，原缺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崔昭符

皮日休，南海鄭愚門生。春關內嘗寓於曲江，醉寢於別榻。衣囊書笥，羅列傍側，率皆新飾。同年崔昭符，鑣之子，固蔑視之矣，亦醉。更衣見日休，謂其素所熟狎者，即伺問，且欲戲之。日休僮僕遽前欲呼之。昭符之其日休也，曰：「勿呼之，渠方宗會矣，以其囊笥皆皮也。」時人傳之以為口實。日休嘗游漢江間，時劉允章鎮江夏。幕中有穆判官員，允章親也，或譖日休薄焉。允章素使酒，一日方宴，忽怒曰：「君何以薄穆判官乎？君知身知所來否？鸚鵡洲在此，即黃祖沈禰衡之所也。」一席為之懼，日休南涕而已。（出《玉泉子》，原缺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又一說東都留守劉允章，文學之宗，氣頗高介。後進循常之士，罕有敢及門者。咸通中，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。明年及

日休登第，將歸觀於蘇台。路由江夏，困投刺焉。劉待之甚厚，至於饗餼有加等。留連累日。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命之，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，日休方赴召，已酒酣矣。既登樓，劉以其未至，復乘酒應命，心薄之。及酒數行，而日休吐論紛擾，頓亡禮敬。劉作色謂曰：「吳兒勿恃蕞爾之子，且可主席。」日休答曰：大夫豈南嶽諸劉乎。何倨貴如是。「劉大怒，戟手遙指而詬曰：」「皮日休，知鸚鵡洲是禰衡死處無？」日休不敢答，但崑峨如醉，掌客者扶出。翌日微服而遁於浙左。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，原缺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溫定

乾符四年，新進士曲江春宴。甲於常年。有溫定者，久困場籍，坦率自恣，尤憤時之浮薄，因設奇以侮之。至其日，蒙衣肩輿，金翠之飾，曩出於眾，侍婢皆稱是，徘徊於柳蔭之下。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鷓首。既而謂是豪貴，其中姝麗必矣，因遣促舟而進，莫不注視於此，或肆調謔不已。群興方酣，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，脛極偉而長毳，眾忽睹之，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。或曰：「此必溫定也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，原缺，據談氏初印本附錄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